



大山魂



劉河東著

大山魂

剑河县国庆四十周年文学专辑编辑组

贈：

龍文貽兄雅正。

同學：楊秀學

一九九二年三月廿二日

主 编

杨 秀 学

编 委

石 松 杰 文 玉 深

杨 秀 平 杨 秀 学

特约顾问

黄 邦 君

顾 问

曾信禄 杨天沛 李万增

杨应海 陈远卓 杨胜溢

文声林 龚力新 顾先球

新松恨不高千尺
更竹應須斬萬竿

祝賀劍閣縣建國
四十年文學特輯
出版發行黃邦君

一九八九年夏於瀘陽

小品文用
金言錄

序

《大山魂》在国庆四十周年纪念之际问世了。可以说，这是我的文化生活中值得庆贺的事。也是我县文坛上的一棵幼苗。

我从繁忙的政务工作中挤出有限的时间，浏览了一下《大山魂》，其内容比较丰富，形式比较多样。内容上，这个集子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我县建国四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及发展轨迹；也昭示了我县各民族在发展中与自然和社会等原因带来的困难抗争的自强不息、不断进取的民族心态；同时也描绘了淳朴旖旎的山水风光。形式上，采用小说、诗歌、散文、杂文等文学体裁讴歌我县人民的勤劳勇敢，对民族寄予深沉厚重的希望。这是难得可贵的。不管其质量如何，它作为我的第一个文学创作作品集子，为了关心它，帮助它成长，请诸君一读，提宝贵意见。

《大山魂》的编辑者，并非名流学士，而是几个爱好文学的青年人。其中作品的撰稿者，有我县的文坛老将，也有后起之秀。因为它是一个处女作品，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我认为《大山魂》颇有大山的气质和风格。

剑河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县，经济比较落后。其主要原因就是文化的落后。因此，文化的先进与否，是关系到这个落后民族兴衰存亡的大事。要振兴民族经济，必须振兴民族文化。我相信，《大山魂》的问世，对我县文化的发展将

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为唤醒不甘沉沦落伍的民族，借为《大山魂》作序的机会，竭诚期望致力于剑河经济振兴，文化发展，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志士仁人为我县各项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而努力不懈吧。

愿《大山魂》这棵幼苗站在大山之巅经受风雨的考验而茁壮成长。

王太陶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目 录

序

小 说

拐五娶媳	曾信禄	(1)
金 凤	龚力新	(14)
最后一记耳光	杨松林	(35)
冬 日	阿 文	(40)
小 哥	莫 屈	(43)
优化组合	杨松林	(46)
今夜月色好	杨泽远	(49)

诗 歌

赋岩上松(外一首)	黄邦君	(52)
故乡的街道(外一首)	王 俊	(55)
撒落在苗乡侗寨的歌(三首)	杨再将	(58)
剑河扶贫诗草(四首)	王桂生	(61)
教学楼	杨秀成	(64)
山里抒情(四首)	欧阳弘	(65)
清水江悲歌(散文诗)	斯 茵	(69)
故乡的除夕夜(外一首)	田如生	(71)

- 生的复活（外一首） 赵剑琴 (75)
八万里追求 邓茂叶 (78)
故 乡（外一首） 童 山 (80)
山乡黄昏图 山 月 (84)
不 是 杨 林 (86)
致洗衣姑娘 杨章义 (88)
圆规与历史（外一首） 吴 成林 (90)
十月的回忆（外一首） 吴作伦 (92)
陋室浅吟（散文诗） 山 月 (94)
银 幕（散文诗） 王 安然 (96)
山中短笛（三首） 杨章英 (97)
故乡的木桥 王政忠 (100)
走向秋天 陈秀萍 (101)
山 村 吴 剑 (102)
他终于叩响了 吴兴家 (103)
园丁情（外一首） 杨光平 (104)
我是力 龙 実 (106)

散 文

- 饱饭花 莫 若 (108)
壮哉江口屯 李万增 (112)
红烛 在这里闪光 杨松林 (115)
瓦 匠 龙齿·杨 (119)
故乡楠竹林 杨 楠 (124)

路	陈远卓	(128)
沸腾的林区	杨胜溢	(130)
卵石洲	邓茂田	(132)
致H婆的一封信	龙凶·杨	(136)
——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		
剑河山城新貌	杨秀峰	(140)
家乡的黄泥路	龚洁	(144)
苗乡明珠——剑河温泉	石松杰	(146)
月圆的季节	明子	(150)
草之梦	杜妮	(152)
老气象员印象	杨章义	(153)
挂清	粟周先	(154)
小世界	杨长春	(156)
雨中荷	曾媛	(158)
生命色	杨长春	(161)
秋之魂	张美芬	(163)
心·树	曾媛	(165)

杂文

谈虎与斧	周乐职	(166)
姜太公不该直钩垂钓	谢国刚	(168)
为“人往高处走”平反	邓茂田	(170)
蚊帐—蚊烟香—敌敌畏	杨应淮	(172)
后记		(176)

拐五娶媳

○曾信禄 苗族

拐五要娶媳妇了。眼下他正忙得紧火。

竹林寨的种田人，包括象刘拐五这样年过花甲的人在内，从他们记事时起，就听老班辈讲，婚姻嫁娶，历来是大喜，它不仅是为家里添把忙活家务的人手，而且是个“接班人”问题，关系重大，非同小可。思想旧点，心胸窄巴点的人，认为这是传宗接代，香火有续的事情，关系一族人、一房人的兴衰，不是细玩细要的儿戏。总之，看重得很。

刘拐五要为自己的独儿子云山操持完婚大典，心里既喜又急。婚期逼得火烧眉毛似的紧迫，他一天忙得打颠倒，寒冬腊月的天气，他的背沟头还浸着汗水，脸上皱褶头也常常湿着。人人都把婚事看得重，拐五自然也看得不轻。听听外面的风，看看人家操办的那种阵仗，拐五自叹不如。可是，他象受到一种压力，遇到一种逼人的形式。他象千千万万勤劳朴实的农民一样，大操大办不情愿，小操小办又过意不去，怕被别人看不起，更怕人家说你满身“兔毛”、“死老抠”，日后不好做人。尤其使他不安的是，要是亲家把他一碗水看到底，一翻悔，不放姑娘过来，煮熟的鸡飞了，那才没后悔药吃呢！况且，他只一个独儿子，眼下的“大办风”又刮得紧，背根红火棍我也要挨这一回。于是，他的心又宽了些，“人家办得起，我也办得起！”这就是他的决心。他

今年六十有五，甲子转了一圈多，自觉黄土埋到心窝，想媳妇想得发昏，无论如何要把媳妇接进家。不然，“落气”有挂，死不瞑目哇！

拐五四十五岁上丧了妻子，丢了他自称为家庭中少不得的一颗官“印”。中年丧妻，苦之甚也，他直感心里空落，屋里冷清得可怕。虽然她留下的家不大，只爷崽俩；业也小，一口米柜，两对箩筐，少许家什，外加锅瓢碗盏。可他感到，就是这样一个家业，要把它维持下来，发展开去，也不容易。在一阵苦思阵痛之后，下定决心：“人死不能复活，这个家，我要撑起来！”并立下誓，在他蹬腿去见云山妈之前，定要办好三件事：一是把云山养大成人，知书识礼；二是把房子“改朝换代”，修幢新的，造福子孙；三是娶个贤慧媳妇，使人丁兴旺，家业景气。

事非经过不知难，看起容易做起难哪。拐五当爹又当妈，苦拖苦熬，把云山养大了。他勒紧裤带，攥紧拳头，节衣缩食，送云山读到高中毕业。云山在学校也争气，尽得好，还当了几年团支书。人也逗人喜爱，中等身材，方阔脸盘，浓眉大眼，鼻梁适寸，嘴巴津甜，腰粗手壮，一身气力，生性良善，肯帮助人，寨上人无不夸讲云山有男儿的志气，姑娘的心性。按理说，这样的好后生，上门说亲的人定不少，朽木门槛早踩塌了。可是，云山的“当婚”之年，都是在横顺过不起日子的年月度过的，人过二十五，媳妇没有谱，拐五心焦，深感愧疚，直怪家贫，自叹“命薄”，对儿子不起，对妻子不起。他那张长挂脸上，曾在更深夜静中，被他那褐色眼流出来的苦涩液体沾湿过。

如今，拐五的家景换了新天地。第二件事终于办成了。

你看，他那幢三间青砖瓦房，立在寨子东边稍高的黄土坪上，北靠巍巍青山，南向淙淙溪流，东临一棵如盖的桂花树，西傍青翠碧绿的蔬菜园，傲然雄居，非同一般，惹热了全寨人。他和儿子云山，三条好腿，把三亩多责任田搞得雕花绣朵般精细，一年三千多斤金灿灿的谷子进家，肚儿再不吃亏，还有余粮卖给国家。拐五的篾活手艺远近闻名，篾货畅销，一年挣个千儿八百的票子进家不成问题。

“拐五真熊火，木房住腻了，又修洋房子。”

“嘿，如今只要人勤快，好事放着胆子办！”

“他呀，要不是七六年修‘大寨田’时受到闪失，落下拐来，还要冒得高呢！”

“那些年月日子困难，婆娘早早进了黄土，一人把云山苦拉苦熬地盘大，也不容易呀。眼下，托好政策的福，过上了好日子，该他眉开眼笑个痛快啰！”

寨上人无不佩服拐五的能干，羡慕他家的光景。拐五自己也感到，现在算真正过上了庄稼人的日子，累得舒心，苦得快活，进门出门都挂着笑。

可这几天，拐五那长挂脸上的笑突然被什么东西挤掉了。褐色眼眸缝着，眉心打了结，脸上的皱褶也舒展不开，寨上的人感到诧异，“咋个哪？”

“我说，五兄弟，你是咋个哪，啥事作难你哪？”

一天下午，七十一岁的张二婶颤着一双三寸金莲，来到拐五家。她拢了拢一头霜雪似的银丝，瘪嘴抿了抿，向正在火塘边巴哒巴哒抽叶子烟的拐五。

拐五让了坐，又倒了一缸茶水递给二婶，说：“二嫂

子，难为你挂念我，也没咋个。”

“哟，看你说的。”二婶抿了口热茶水，象大机关的政工干部一样，说，“心头有疙瘩，脸上显得出来，有作难事了？摆出来听听。”

张二婶是个热心人，谁家有个吵嘴闹架的事，她也要出来调和几句，特别是婚姻喜庆这号事，她更是关心。拐五当然知道二婶的心性和为人。他在火塘的灰坎上磕了磕烟锅，又把凹陷的腮帮鼓成鸡蛋似的包，狠吹了几下烟筒管，随后拿在右手中，烟锅朝下甩了甩，放在旁边的小独凳上。

张二婶趁机又说：“你那宝贝烟杆儿，吃完了还有几道手续哟，不这样打整不通气儿？”

“这样才空哨呢。”

“一磕一吹又一甩，就空哨了。我看人心头有事，打着结儿，就不空哨呐。”

“你看得定准哟，我眼下装着一桩心事，有点心焦……”

“啥子不得了的事，莫不是为云山的婚事着了急？”二婶抢过拐五的话头。

“就是啰，云山快结婚了，我快接过媳妇来了。”

“哟，嘻嘻……”二婶一听拐五说，癌瘤的嘴角一动，脸上的皱纹一荡，开心地笑了起来。她两臂一张，树枝似的手指在空中一晃，又轻轻地在两腿上一拍，在双膝上一按，说，“啊哟，真是喜哟，大喜啰，我默倒天大的事呢，看把你愁得快垮架儿呐。”

“嫂子，接媳妇，办喜事，皇帝老子都看成大喜，说来我该乐，可云山他们把婚期逼得太近了，我办不赢哪。”

“看的哪天日子？”

“嗯，看个屁，他和芝兰头场在街上几句言语，就定了个元旦节。唉，如今的年轻人呀，把这号事看得也太撇脱，就不想老人的难处。”

“嗯，元旦节，我们的老历是？”二婶按了按手指，“是？……”

“腊月初七。”拐五自然是溜熟的答道。

“初七？……”二婶沉吟了一下说，“这个日子听起来倒是吉利。不过说，现在兴阳历的多，阳气压阴气，也不要紧的，人家机关干部结婚，也是选阳历的这个节那个节的多咯。”

“这个不打紧，我也没依好多，就是婚期逼了点。算起来，到元旦才有七八天，我一时急昏了，心都焦起了疙瘩。”

“嗯，近，是近了点，你咋不早说？”

“还早说呢，云山做活路，为人处世，我是放得下心的，就是做这号事不大牢靠。你看，他赶过场的第二天早上才想起来对我说，这不把我急死了？”

“我说五兄弟，也难怪他，如今搞庄稼，各人心里都揣着‘竞赛书’，没日没夜的雄着心做，活忙起来，是有忘掉的事儿呢。云山这娃儿跟新式样跟得快，把婚事看得不重，也是的。”

“可不是，包干到户那阵，上面的红头文件都没见到，公社书记也没放口，他就把报纸上看来的东西嚷开了，还不知天高地厚说人家公社领导，大队干部不‘解放’。他们都是一方之主，那是乱说得的？再说，人家也是被整怕了的人，没

有拿着拐棍，会冒冒失去过河？我说了他几句，他还说我不‘转弯’，连老子都不怕，倒弄得我暗中打颤颤，冷汗流了几大碗。”

“你云山是高中生，懂文墨的人，不比我们这辈大字黑巴巴，小字巴巴黑的睁眼瞎子，他看得到，我们见不着，听说报纸是办来宣传政策的，他就抓住这个理儿。如今看来，云山说的对啰。上级要是不松动，再死死的捏几年，就没得今天这个光景啰，你愁的，怕不是娶媳妇，是找媳妇啰。”

二婶说的倒是实心话。那些年，托张托李的去说媳妇，十有九家是一口回绝。拐五自认晦气，“人家有眼睛呢，不肯放穷呢。”如今儿子自由相了对象，而且还是邻近坝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王炳光的二姑娘，二十五岁年纪，鹅蛋脸，细挑眉，宝石眼儿，长得水灵聪慧，丰丰满满，又有初中文化，还在团内任着宣传委员的职呢，好有出息，好有才干，说得上人逢桃花运，天赐好良缘，云山和她一对配得实在好。拐五心头象装了蜜罐子，满脸的笑仿佛要滴下来。又加上王炳光这个亲家佬办事实在，不欺不瞒，不贪不沾，为人正派，虽然在“大跃进”时期因“跃”不上去被停过职，十年动乱中靠过边，但大家心里有秤，拥护他。现在五十六七了，说响应上级的号召，为长远打算，为大家好，几次提出让位子，选年轻人挑头，可大家舍不得，说“你搞到六十岁再放手吧，先配副手，有你撑大梁，我们心头踏实”。这使拐五又添上了一成喜，真是眼仁都乐开啦！

拐五听张二婶一说媳妇的事，心里一想，眉眼顿开，说：“婶子，你说的倒是大实话，要不是好政策下来，哪有如今的光景。”